

不僅僅是情欲

• 皮 士

朱大可的聚焦，似乎是把情欲當成了性欲。其實，情欲混合着文化和肉體欲望。孔夫子做愛時的情欲就一定和柳永做愛時不同。欲望的表達形式，是情的意識感受。情欲不僅只是性欲，而且有着許多表現形式。如果只從性的角度去看遠遠涵蓋了性的文學作品，就像看見滿街的女人以為她們都只是性工具一樣的糊塗。這種糊塗恰似觀看一張照片的時候，往往忘記了站在自己身後的攝影師。

所有對女性而發的情欲泛濫，其實都是男性的產物，是男性在感受中對自己情欲的異化形式。朱大可的荒謬在於，當他天文地理、古今中外地為情欲地理學找尋論據的時候，其實表現的只是自己情欲的發泄，而對女性自身對情欲的感知，根本不甚了了。

朱文的可取之處，一是終於發現了衛慧小說的眾多隱喻；二是發現了生活環境裏情欲的蓬勃動力，並試圖從市場和政治的角度，尋找商品社會裏情欲的價值。然而這樣一找，對情欲的評判自然而然就回到了道德的老路：「人文情感崩潰了，剩下的只是一堆赤裸裸的欲望、性和貨幣。」

衛慧小說裏眾多的隱喻，確實需要真想研究文學的人脫掉道德的老花鏡用第三隻眼看看。我最喜歡的是《欲

望手槍》。如果把初入世道的女大學生，軍營訓練，道貌岸然的軍官，產生小說的垃圾水塘畔的破屋子，被欲望和道德摧殘將死的父親，等等等等形式的意義指向聯繫在一起，特別是結尾在瀕死父親的病房裏強暴軍官，剎那間你就會明白那支專門造來殺人的專制手槍所面對的生命欲望，或者說情欲，以及這支手槍最終發射的隱喻。也許我看到的，是欲望對社會專制、道德專制的反抗。也許你看到的不同，但你至少理解了當欲望像一支手槍面對另一支手槍時產生的人物和環境的關係，而從這一點開始，就足以仔細品味全篇。

關於情欲的蓬勃動力，西方藝術早已將人本身深入得夠多。許多西方藝術作品裏都要觸及各種情欲特別是性，應該沒人讀了看了會奇怪，人的身心完整性在西方得到了認可。然而，當一些女性作家表現了充滿不僅是上海，而且幾乎是所有城市灰暗處的情欲喊叫時，朱大可卻把來自生活的尖叫看成是作家們的矯情和煽動，並且慷慨地贈送了市場化、消費化、情欲政治學、國際主義的情欲全球化、情欲營銷和廣告學、意識形態的贗品、性革命和性神話謊言等等標籤，讓那些在道德沉重壓迫下早已不

堪的作家，僅僅因為是女性，去承受更廣闊的社會責任。

我們的生活確實已經向更加物質化轉變不少時候了。「肉身化情欲大爆炸」只是多年來禁欲之後的解脫，也是講究物質文明的結果，人對物質的享受隨着解脫，自然愈演愈烈，而情欲也就開始對傳統道德不斷突破。這是值得慶賀的。

只有脫離了精神的奴役之後，人性才可以通過肉身真正顯現。只有情欲參與了作品、人物、行為之後，人的普遍性才能具有獨特的閃光。另一方面，只有當作家們想怎麼寫不再是「頭頭們」的任務之後，只有當編輯們「能不能發表」的決定不再套上某些緊箍咒之後，作家們的想像力、表現力和創造力才能得到最充分表現。網絡文學在中國能夠擔當的，只有這唯一的任務。這一句是題外。

作家的一切作品只會來自於生活，指責他們缺少生活的批評方法已經延續了五十八年。解讀這句話，可以參考王小波的文章〈體驗生活〉。當我看到衛慧給自己的許多章節貼上西方名言的標籤時，我只是不以為然地笑笑，心想有一天她自己會意識到幼稚和開始重視完整的獨創性。我無權去指責她，因為這就是生活。朱大可認為「構成了虛張聲勢的現代化符碼碎片」的生活，慚愧地說，是西方文明帶來的新的生活。為甚麼會慚愧？研究個體的文學返回到整體觀照之後，終於隨着物質文明突破了我們擅長研究整體意識的文學長城。

西方文明也帶來了70年代以後出生的作家群。他們在這種文化的衝擊吞噬下生活，看見自己原來是一塊牆磚，正站在整個群體最後一道美麗的防線上。他們比以往幾代更極力突出和保持自己的個性。我理解他們的自我

身心探討和深刻的痛苦，甚至孤獨。我理解衛慧為甚麼要用名人在章首架起擋箭牌，我能切身感受到當思想被歪曲誤解時棉棉大叫「強姦」時的精神焦躁。我看到他們都有這樣那樣的缺陷，甚至看出這些是西方文化無情的烙印，我卻相信他們一定比我聰明，這些都來自他們年輕的生活，而他們如此無畏地解剖着自己。因此，我一定不會把他們和洗澡水一起潑掉，我尊重他們在作品中表現的生活。那些東西方文化碰撞的回響，原本來自他們的生活，哪怕有些人指責他們的生活狹小而殘缺不全。即使作品反映的是殘缺的生活，我們看到的應該是它的含義和隱喻，而不是作者本人有了殘缺。

朱大可的文章當然有些才氣，席捲五種變化，歸結為情欲大爆炸後更虛偽無恥的病態，並期待着文學的「叫春的年代」來臨。看似一氣呵成，其實是把整個的情欲栽在了文學的頭上，而且特別為上海女作家們長出了艷麗花環。通過探討人的七情六欲與環境的關係來探討生活本質，已經成為文學的一股強大暗流。在生活的後面，比劃一些道德的姿態，可以顯得崇高。不過，生活之流無法阻擋，不管傳統和主流怎樣不願看到，年輕一代作家都會隨着生活成長，文學史將會記載他們進步的腳印，和他們的作品。

我想說：如果我們都從同一出發點前行，我們要尊重走在前面的人，儘管心裏要趕上他。這就正像我尊重朱大可一樣。然而，如果站錯了出發點，仍應該平心靜氣地讓別人去走她們自己的路。更何況，人在觀照自己的對象化時，容易忘記鏡子裏的原來竟是自己。

皮士 自由撰稿人